

吳秀菁 蘆葦之歌

播出時間：9/9（三）21：00

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終戰 70 週年，台灣第二部慰安婦紀錄片《蘆葦之歌》的導演吳秀菁，試著換另一個角度，以療癒出發。

撰文◎ 曾心悌 攝影◎ 陳柔伊

吳秀菁第一部廣為人熟知的紀錄片，是拍攝神話 KTV 縱火犯湯銘雄，和受害者家屬杜明花之間，饒恕與愛的紀錄片——《回家》。如今事隔多年，她再執導筒，影片主角換成二次大戰中，被日本強行擄騙的台籍慰安婦阿嫫。同樣是悲慘的故事，同樣是受害者，但她卻想用不一樣的角度來紀錄。

除了信仰的關係，加上從小就是個愛思考的孩子，一連串的因素，讓她的作品，充滿了人文關懷和愛的力量。

立志當導演

「爸爸很愛戲劇，他常帶我去看勞軍電影，所以我 15 歲的時候，就已經立志要當電影導演。當我把這個志向告訴爸爸時，他回答我：『雖然我不知道將來的世界會變得如何，但我支持你所有的決定。』」

吳秀菁一直是很自律的孩子，功課也從不需要父母操心，大學聯考她果

然很順利地達成從小的願望，考上淡江大學大傳系，一步步邁向她的導演之路。「大一時我看同學們都玩得很開心，我卻開心不起來，總有一個感覺，覺得不滿足，難道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學校，然後人生就是這樣嗎？到底我要追尋的是什麼？什麼才能滿足自己真正的需要？」

吳秀菁渴慕追求真理，有一位同學引發了她的好奇心。「因為他的原生家庭並不好，有很多問題，他大可以憂傷或是憤怒，但我看到他的內心好像有一個永不震動的國，每天都很喜樂，讓我羨慕又好奇。」在同學的邀請下，吳秀菁加入了淡江的團契，開始接觸了基督信仰。

「我一邊讀神學的書尋找信仰的奧秘，一方面觀察這群基督徒的生命。直到二年級上學期時，在范大陵長老的佈道會上，他說他的心裡曾經莫名的痛苦，痛苦到可以連續看七部電影。當下我覺得我的痛苦跟他很相似，感

覺這個信仰好像是一條出路，就走到前面決志信耶穌。」

低谷有力量

信耶穌並不代表人生一帆風順，往往是考驗和艱難的開始。吳秀菁的爸爸這時被診斷出罹患肝癌末期，三個月之後就離開人世了！「我從小就跟爸爸感情很好，這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。我永遠記得因為醫生不敢跟爸爸講病情，他特地把我從病房叫出來，把爸爸的情形告訴我，要我來轉達。我永遠忘不了醫院裡那絕望的場景。」

失去爸爸的痛苦，讓吳秀菁過了一段很低潮的日子，但她沒有離開神，因為她知道有一股力量在托住她。「這世界上有兩個影響我最深的人。二十歲前是我的父親，他支持所有我想做的事，讓我可以念我喜歡的科系，而且當了導演；二十歲後父親過世，則是耶穌基督。正因為我跟爸爸關係很親密，我從不認為上帝會不饒恕我們



1. 拍攝《回家》，與杜明花（左一）、湯銘雄（左二）合影。
2. 在學校散播福音的種子。
3. 因拍攝《蘆葦之歌》獲馬總統召見。

的過犯，或嚴厲的鞭策我們，反而能感受上帝對我們的愛，而且從未懷疑過祂。」

大學畢業後，吳秀菁很順利地進入廣告公司擔任導演和製片的工作，但爸爸在病床前的一句話，讓她改變方向。「那時我問爸爸有什麼願望？他希望我能夠到美國去。我想起他的話，就開始準備托福考試。」其實爸爸過世後，他們的經濟來源就斷了，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學費的著落。

那時因為工作加上準備托福，吳秀菁就沒有在教會裡服事。可是禱告中，她發現自己應該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，所以又進入兒主服事。「每個禮拜天托福都有模擬考，但因為服事我反而不再將模擬考看得那麼重，奇妙的是當我將服事和模擬考的次序轉換時，竟讓我每個禮拜進步了二十分，後來就很順利地考過。」

申請學校時也滿有恩典，她原本申請的學校沒上還有點洩氣，結果原來神給她更好的，而且還提供全額的獎學金。「當時我並沒有提出申請，我收到信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。因為之前天安門事件，台灣學生很無感，神就感動我用一個台灣年輕人的角

度，拍一部「我的六四」短片。而我也因為這部片得到全額獎學金，讓我明白這是神給我的鼓勵。」

饒恕帶來醫治

在美國唸書期間，因為台灣人不多，她常跟神對話，也開始操練代禱。因為與神的關係很親密，神也醫治了她失去父親的傷痛。「因為是透過我告訴爸爸惡耗，內心一直很壓抑，我在美國常常夢見我跟爸爸在醫院的情景，只要一醒來就會籠罩極大的悲傷。其實我一直沒有辦法接受，神將我爸爸帶走的事實。直到有一次在教會，

那天講述醫治的信息，他們邀請我們閉上眼睛，想著不能饒恕的人，我就回家跟神禱告說：『神啊！我要饒恕祢。』我便痛哭了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見爸爸很快樂的在一個很美的花園盪鞦韆，我問他：『這是哪裡？』他笑著說：『這是天堂。』夢醒後，我得著了內在的醫治，跟神的關係也恢復，也再沒有做惡夢了！」

因為自己親身經歷「饒恕」帶來的「醫治」，吳秀菁往後的作品，就一直圍繞在這個主題，紀錄片《回家》就是這樣成型。

「當時是從黃明鎮牧師那裡知道這個故事，但沒經費，預算起碼要一百萬。當時的製片只是我剛帶領信主的同工，我就跟他說，神感動我要拍這部片子，要不我們各出五十萬元，請他回去禱告看看。沒想到他禱告後，竟然也同意了！」

後來事情更奇妙，他們拿到四十五萬元輔導金，當然還是不夠。就在剪接時，她突然接到一通電話，是完全不認識的人，也不是基督徒，不知從哪看到企畫案，就告訴吳秀菁，他們做的事剛好是他想做卻不能做的，然後就奉獻了五十萬元。「拍這部戲，從頭到尾我都沒有跟任何人募款過。經過這件事，我明瞭不是因為私慾，只要是上帝要我們做的，就不用擔心，收穫一定會超過所求所想。」





沈中阿嫗在拍攝《蘆葦之歌》期間，受洗歸主。



在校園作光

除了拍片的恩典，吳秀菁能走進校園，也是不可思議的事。「我只是去一所學校分享，結果系主任剛好是我學姐，就要我把作品寄給她，很順利就被聘為專任老師。」吳秀菁進入學校，不但在教學上盡心，她更想要把福音帶給學生們。「剛開始團契是從兩個基督徒學生開始，後來大概有四十多位學生受洗，其中甚至有三個人當了傳道人。」

教書、帶團契、監獄服事、小組、拍片生活……，吳秀菁過得非常忙碌，但也因此生病了！甲狀腺亢進使她的眼球向外突出，只要有光的地方，眼球外彷彿有一百支鐵絲罩住眼睛，非常刺痛而不斷流淚。「當醫生告訴我，我的眼睛不會改善，只有開刀一途時，走出診間，我就奉耶穌的名，拒絕這種宣判，相信上帝的醫治必會臨到。」

甲狀腺的藥吃到第三個月，某天神對她說不必再吃了。三週後去看醫生，醫生非常生氣。「他一邊罵一邊開藥方給我，我就請求他先幫我驗血再決定，於是他很不情願地幫我驗了血。下週看報告時，醫生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，他看著我說：『你……你是一百分，好吧，可以不用吃藥了！保持追蹤就可以了。』」眼睛的部分雖然不是立即醫治，但過程中她經歷



上帝很多幫助。「因為眼睛的問題，我不能像以前花很多時間找新的東西，神要我安息，把主權交給祂。神重新教我如何教學，我親自經歷水變成酒的神蹟，雖然是舊的內容，但每次學生都有新的領受。」

愛是唯一

這次拍攝紀錄片《蘆葦之歌》，可說是病後的復出之作，因為她很認同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的理念。「這不是炒作議題，只是單純的想紀錄這些阿嫗的晚年時光。在拍攝的兩年過程中，六個阿嫗有四位過世。她們是受重創的老人家，建立關係相當困難，也不接受私下的訪問。因為她們的拒絕，讓我體會到那些創傷帶給她們的影響是什麼？深怕問起過往會撕裂原本癒合的傷口，以致於好幾度想要放棄拍攝，寧願成為陪伴她們生命最後一段路的朋友。」過程中神不斷調

整吳秀菁，要她去愛這些阿嫗，如同上帝愛她們一樣，作品反而不是很重要的事。

其中有一位從未曝光的阿嫗，當她終於願意接受訪問時，竟然壓力過大到生病了，吳秀菁趕緊帶阿嫗去急診。住院時她從未帶攝影機去看阿嫗，每次去只牽著阿嫗的手為她禱告。大概第七天阿嫗的病況就大幅好轉，事後出院接受訪問時，阿嫗說：「我是拜馬祖的，但我怎麼覺得醫院是上帝在管？」

不管是《回家》還是《蘆葦之歌》，吳秀菁想要表達的是，在罪行之後，加害者和受害者有沒有一條可以修復的道路？!也許現在對這些阿嫗而言，控訴或求償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的事。「傷害不可避免，如何面對傷害、面對自己，才是最重要。若沒有上帝，很難真正地饒恕，因為基督信仰和救恩，就是不斷被饒恕的過程。」